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十九回 見首級嚇倒奸王 發彈子打傷賊將

話說宸濠見案上擺著一顆血淋淋的人頭，兩只眼睛還睜著，近前一看，始則分辨不出，再一細看，只聽“阿呀”一聲，嚇倒在地。大家見宸濠嚇倒，趕忙上前將他扶起。只聽宸濠說道：“楊璋被何人所殺，卻將他的首級送到孤這殿上？”一面著人將首級拿開，一面傳值殿的差官問道：“爾等昨夜在這殿上，見有誰人到此，可速言明。”那差官跪下說道：“小人們委實不曾見有人來。”宸濠正在疑慮，忽見宮門官進來報道：“啟王爺：現有按察使楊璋家屬差人來報，說楊璋于昨夜三更時分被一枝梅行刺，割取首級而去，現在首級不知去向。”宸濠聞報，心中明白，當即命人將楊璋首級交還他的來差帶回，令他入殮；一面向左右近侍說道：“既然是一枝梅前去刺了楊璋，這首級一定是他取來擺在案上，似此孤所住之處倒要更防備了。但一枝梅等現在王守仁部下，王守仁的大兵又逐日前來攻打，所調之鄴天慶、雷大春二人又未回來，好不令孤焦急。”左右近侍也只得隨著他說了兩句，當下退入內宮。暫且不表。

再說徐慶、周湘帆奉了王守仁之命，令他二人帶領三兀精銳，前往南帳馳救。他二人那敢怠慢，星夜火速前進，不數日已抵南帶，也不安營下寨，即催兵將南帳城圍困起來。此時鄴天慶已得著調他回南昌的信，正要拔隊，忽被徐慶這一枝兵將南帶圍得個水泄不通。鄴天慶好生著急，只得開城奮勇沖出。徐慶、周湘帆二人見他殺出來，也就與他力戰。一連戰了三日。這日夜間，徐慶等稍有疏忽，竟被鄴天慶帶領賊兵沖出城來，趨趕望南昌而去。徐慶等見他已經逃走，即刻進城安民已畢。所幸南帳府郭慶昌雖然失了城地，卻未喪命，現在一聞克復，他又出來，即向徐慶營中謝罪。徐慶當下安慰了幾句，還請他刻刻防備。南帶府感激不已。徐慶見城中民心已定，他也就即日拔隊起程，仍回南昌，合兵一處。

再說一枝梅既將楊璋殺死，回營繳令已畢，又細細說了一遍，王元帥大喜。到了次日，即出了全隊攻城，真是個個爭先，人人奮勇。爭奈南昌堅固，防備甚嚴，攻打不下。

一連又攻打了三日。這日正在攻打之際，忽見後面西南角上，所有攻城的各兵紛紛退讓。

王元帥等再一細看，只見一匹馬上坐著一人，手執方天畫戟，逢人便挑，見馬即刺，只殺得那些攻城兵卒紛紛讓出一條路來。他那一枝戟飛舞起來，便如入無人之境。徐鳴皋看得清楚，便即飛馬過去，接著鄴天慶大戰。鄴天慶一見徐鳴皋，真是恨如刺骨：因被他在南帳一把火，幾乎將他燒死；及至見了宸濠，又幾乎送命，你道他可恨不可恨。于是二人奮勇大戰起來。只見一個手執爛銀槍，飛舞處如蛟龍戲水；一個方天戟，搖擺時不亞臥虎翻身。一往一來，足足戰了有二十余合。鄴天慶見不能取勝，便大喝一聲：“匹夫休得逞能，看本將軍的戟！”說著，一戟分心刺來。徐鳴皋趕著迎住，用足了十二分力架在一旁，也就大喊一聲：“逆賊，還不代我下馬受縛！”說著，一槍認定鄴天慶肋下刺來。鄴天慶當即撥開，趁勢一戟，向徐鳴皋左腿刺來。徐鳴皋躲閃不及，正中一戟，撥馬便走。鄴天慶那裏肯舍，緊緊在後追來。

周湘帆看得清楚，恐防徐鳴皋有失，隨在身旁取出彈子，一聲喊叫：“逆賊休得追趕，看本將軍的法寶！”話猶未完，彈子已經發出。鄴天慶一聽周湘帆大喝，便抬頭來看究竟是何物件，就在這個時節，面門上已中了一彈。鄴天慶不敢戀戰，撥馬便走。

一枝梅看他逃走，也就飛馬趕來。此時南昌城裏，已有賊兵迎接出來。一枝梅追至吊橋，正欲搶殺上去，忽然城內沖出一騎馬來，馬上坐著一個和尚，手執禪杖，迎上來就殺。一枝梅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波羅僧，兩人也不打話，當時就對戰起來。只聽兩邊喊殺之聲，真個震動山岳，一來一往，又戰了有二十余合。波羅僧殺得興起，飛舞禪杖，向一枝梅橫掃過來。一枝梅也飛舞點鋼刀，招懸隔架，上砍下剝，只殺得塵土沖天，旌旗蔽日。周湘帆遠遠見一枝梅不能取勝，也就將馬一拍，搶殺過去。賊隊裏見有人助戰，又飛出一騎馬來，更不打話，敵住周湘帆，兩人也殺了十數合。周湘帆暗道：“我何不如此如此。”主意已定，便虛刺一槍，撥馬而去。那賊將緊緊趕來。周湘帆轉身一彈，打了過去，正是彈不虛發，又正中賊將面門。周湘帆見他已經中彈，撥轉馬頭又殺過去。

那賊將正要負痛逃走，周湘帆的馬已到面前，手起一槍，正中敵人咽喉，落馬而死，隨有小軍上前割了首級。波羅僧還在那裏與一枝梅對敵，城上見他不能取勝，恐怕波羅僧有失，趕著鳴金收軍。波羅僧一聞金聲，撥馬進城去了。這裏官兵也就收隊回營。

大家繳令已畢，便去看視徐鳴皋，所幸槍傷不重，毫無妨礙，大家也就各去安歇。

鄴天慶早中了一彈，回到城中，仍然血流不止。趕急用藥敷上，將血止住，隨來至宸濠宮內。宸濠此時早知他回來，一聞宮門官報進，即刻傳他進去。一見他血流滿面，即問：“將軍何以如此？”鄴天慶就將中彈子的話說了一遍。宸濠切齒痛恨。又問了南帳何如，鄴天慶道：“臣已經襲了南帶，後來奉到刃歲諭旨，正要趨趕回來，忽又被王守仁手下的將官徐慶、周湘帆二人率領精銳三千，將南帶困得個水泄不通。臣沖殺數次，不能突出。又與徐慶等戰了三日，皆不分勝負。臣又不敢戀戰，深恐南昌有失，後來還是夜間率領所部，奮勇沖殺出來，急急趕回前來繳旨，所幸人馬並未損傷。但是徐鳴皋等這班人現為王守仁所用，個個皆奮勇爭先，臣一人之力，恐不能與之對敵。刃歲還得早設妙計，將王守仁殺敗，方可長驅而進，不然終久不妥。”宸濠道：“孤也飛調雷大春回來，不知他何以至今未到。”

正說之間，只見宮門官進來報道：“雷大春由進賢回來，現在宮門候旨。”宸濠即命傳他進宮問話，差官答應出去。不一刻，雷大春進來，先行了禮。宸濠見他形容憔悴，狼狽不堪，因問道：“將軍為何如此？何以至今纔回？”雷大春道：“臣奉了兀歲之旨，當即趨趕回兵，不料半途忽然生起病來。一病十日，不能行動，終日臥困，也不思飲食，直至前日始覺稍好。惟恐刃歲記念，只得帶病勉強回兵，現在尚不能用力。”宸濠聽說道：“原來如此。但是鄰境各縣，現在得了幾城？”雷大春道：“所有南昌所屬外六縣，只有進賢未下。因進賢知縣鮑人傑、守備施必成兩人堅守甚固，施必成又超勇絕倫，因此十分難得。其余五縣，皆毫不費事，有的是情願投降的，也有因攻破的。臣在進賢逐日攻打，若不奉兀歲調回的諭旨，再攻打五日，也就要攻打開了。因為奉了刃歲諭旨，不敢戀戰，趕急回來，聽候調用。”宸濠聽說，當下便命他與鄴天慶出外安歇，俟病痊好，再行出戰。

二人退出，宸濠好生納悶，又與軍師李自然議道：“似此兵微將寡，何日纔可退得王守仁的大兵？軍師有何妙計，可即說來，以便孤依計行事。”不知李自然有無計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